



你在哪,哪里就是最好的风景

■李洪王植

大厨箴言

■邢国庆

父亲是个大厨。他总是穿着一身满是油渍的厨师服,围着大锅,抡着铲子,在油烟升腾的厨房里忙碌。他读过一点书,爱琢磨文字。灵感来了,他就给饭菜配几句“哲理”。只不过,父亲语出惊人却常常不自知。

多年前,父亲听说有“上车饺子下车面”的传统。于是,在我入伍的前一晚,他包了饺子。饺子从锅里捞出来后,父亲一本正经地对我说:“滚蛋饺子落地,吃饱了好上路。”听到父亲口中说着“滚蛋”“上路”的词语,我的心里有些别扭。那晚,我慢吞吞地享用着“最后的晚餐”。父亲在我的身后转悠,似乎有满腹心事。过了一会儿,他将手搭在我的肩膀上:“你是咱家第一个穿迷彩的孩子,你这一走,要么荣归故里,要么一去不回。”

那一刻,埋头吃饺子的我愣了神。电视上曾经看过很多分离的场景,只有父母盼子早日归,却从未听过“一去不回”。

“我怎么能摊上这样的爹?”为了防止再次听到父亲奇怪的言论,到部队后,我很少给父亲打电话。

听说我刚到部队不适应,父亲就晾了我每年冬季都会吃的香肠,并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寄到部队。那些香肠吃起来格外硬邦邦,我一边“咬牙切齿”地啃食,一边打开了父亲附在包裹里的信。“庆庆,爸爸本想鼓励你奋斗,却说错了话。这香肠有点硬,因为里面没放肥肉。这硬香肠就像咱的生活,哪能常有轻松软和的日子?但只要拿出你啃香肠的劲儿,再难的日子也能品出滋味……”

父亲虽然寄了香肠,对曾经的“一去不回”言论表达了歉意,却还是改不了借着食物讲大道理的习惯。随着时间的流逝,我逐渐理解了父亲,慢慢在生活的酸甜苦辣中咂摸出父亲言语背后的良苦用心。在日复一日的努力下,我适应了部队的生活,还成为一名新闻报道的员。

选取士官后的第一次休假,一家三口在饭桌上聊天。我向父亲讲述自己经历过的困难以及后来的转变。我开心地对着父亲说:“爸爸,你儿子属于大器晚成的类型。”

“哪有什么大器晚成,只不过是苦尽甘来。”父亲一句话,将我的热情瞬间浇灭。察觉到气氛不对,母亲瞪着父亲。父亲不以为意,端起碗里的莲藕排骨汤喝到见底。

“莲藕熬汤,时间不够吃着难受,排骨还有一股肉腥味。”父亲的话匣子又打开了,不想听也得听完,“一个从泥塘出身,一个在猪圈起家,为啥能上得厅堂?还不是熬出来的,这就是苦尽甘来。”父亲手肘架在膝盖上,拿筷子敲着桌沿儿。我算是明白了,父亲是想告诉我,进步来之不易,要戒骄戒躁,继续努力。在父亲看来,烧菜和做人是一个道理。

往后的日子里,给我发“大厨箴言”成了父亲休息时的乐趣。前不久,我的一篇作品见报,父亲知道后立刻发了朋友圈。一张是作品截图,一张是他炒得“吱吱”冒油的菜,他配文:蒸煮煎熬,锅碗瓢盆里有朗朗乾坤大;炸爆炆烙,酸甜苦辣中有悠悠岁月长。

看着父亲的文字,我长叹一声:当个厨子,亏了他了。

(黄武星整理)

美丽家庭

暑假来了,罗雪娟开始整理行李箱。儿子小轩幼儿园放假后,成天琢磨要带什么给爸爸。女儿桃子每天都笑了起来,拍着手说:“要见爸爸啦!”罗雪娟和孩子们早就定好了暑假计划:上高原,陪老戴。

“老戴”是罗雪娟对爱人戴来平的爱称。戴来平是西藏军区某部四级军士长,连队绝对的“技术大拿”。“嫂子要带孩子们来队看戴班长了。”这消息早早在连队传开了。那几天,老戴脸上的笑容特别多。

一家人终于团聚了。老戴憨笑着,儿子和女儿一手抱着一个,就像抱起了两个大大的奖杯。罗雪娟在一旁笑着,眼神里满是温柔。

初次相识,罗雪娟只是觉得老戴耿直憨厚,两人接触了一段时间,罗雪娟的家人知道老戴是一个当兵的,还远在西藏,担心罗雪娟会吃苦,并不十分支持。于是,等老戴休假结束时,罗雪娟亲自跑到老戴的部队“实地考察”一番。

一到军营,连队战士们一口一个“嫂子”,叫得罗雪娟有些不好意思,老戴也跟着涨红了脸。单位领导都说老戴靠谱,想到老戴的体贴和正直,罗雪娟越看老戴越顺眼。从部队回来后,虽然老戴没有浪漫地表白过,但两人的恋爱关系



戴来平是西藏军区某部四级军士长。儿子小轩放了暑假,跟随妈妈到高原看望爸爸。一到周末,小轩就成了戴来平的小跟班。戴来平在连队修理发电机,小轩就在爸爸身边认真地观看。

王述东摄影

就此确定了。结婚时,罗雪娟妈妈告诉她,“路是你自己选的,以后别后悔”。尽管知道妈妈是为她好,但她认定,老戴是值得相伴一生的人。

2011年,罗雪娟和老戴在宁夏老家领证。两人商量,婚礼等时间充足了再办,可没想到一等就是两年。2013年,在老家办婚礼时,罗雪娟已经怀有儿子了。她风趣地告诉别人,“儿子小轩是我们的‘证婚人’”。

小轩是早产,出生那天,老戴赶不回去,罗雪娟的母亲签了手术同意书。第二天,老戴赶到医院,小轩已经出生。后来,女儿桃子出生前,老戴有了经验,他在罗雪娟产期前就早早请假,专程陪在罗雪娟的床前照料,迎接女儿的来到。

二

“结婚之前从电视里看到,都说军嫂

苦,但结婚这些年,我倒是觉得蛮甜的。”罗雪娟在儿子小轩出生后,当起了全职太太。

有了两个孩子后,罗雪娟每天早早起床。她先陪儿子吃早饭,送他上幼儿园,赶回家时,女儿也刚刚睡醒。到了周末,罗雪娟会带孩子回乡下,探望爷爷奶奶。家里的柴米油盐,双方老人的衣食住行,这些琐事都是她的大事。“他在外面守着国,我在家里就要给他守好家。”罗雪娟常和家人这样说。以前,罗雪娟和老戴经常煲电话粥。后来,几个月没联系,罗雪娟说,她不用想也知道,老戴肯定在外面有任务。

老戴只要休假,第一时间准是往家赶,里里外外的家务他一个人承包了。老人年纪大了,收拾房间不方便,老戴每次去都会做一大扫除。从最初担心儿女吃苦,到看着女婿就亲切,罗雪娟对老戴的态度变化非常大。罗雪娟父母家门前是一条狭窄的

巷子,没有路灯,一到夜晚就变得漆黑。老戴特意买了太阳能路灯,安在巷子里,还对老人说,这个是太阳能的,不花咱家的电。渐渐地,罗雪娟的父母对这个当兵的女婿,比自己的亲儿子还要亲。有时罗雪娟因为一些小事跟老戴发脾气,罗雪娟妈妈会站出来为老戴打抱不平,“他在外当兵不容易,你要多体谅他,可不能耍性子”。

日子久了,两个人也有了默契,罗雪娟感觉自己已经成了老戴的“战友”。那一年,罗雪娟收到老戴的一条短信:“老婆,手机已交,家里靠你了。”她知道,老戴要出任务了,也更加留意电视上的新闻。老戴跟着部队去了边境,守护高原边境线上飘扬的五星红旗。等老戴回来后,罗雪娟才收到他发来的一张拉萨下雪的照片。正是元旦假期,罗雪娟用那张雪景照发了一条朋友圈动态,“冬天来了,春天还会远吗?”

三

罗雪娟最喜欢看老戴和孩子们在一起,只要他在家,两个孩子就像树袋熊一样挂在他身上。小轩在幼儿园里常常骄傲地告诉老师和同学们,爸爸是解放军。有一次,老戴休假回来,没有提前告诉小轩,而是穿着迷彩服去幼儿园接他。大老远,小轩看到老戴,兴奋地喊起来,“那是我爸爸,老师,那是我爸爸”。后来,下起了大雪,父子俩在雪地里玩了一整天,老戴给小轩堆了一个全小区最大的雪人。

还有一次,幼儿园布置的寒假手工作业是用废旧材料制作一个花盆。老戴和小轩找到了一个孙悟空外形的大塑料瓶,他们用剪刀把大圣的头发部分剪掉,剩下的部分,正好做成一个花盆。那个花盆后来被幼儿园评为最好看的花盆。两人还在花盆里埋下种子。老戴归队后,小轩每天都会浇水。他和爸爸约定,小花长出来以后,爸爸就要休假回来看他。

去年老戴休年假,罗雪娟和他一起去领了“光荣之家”牌匾,把光荣牌挂在老家的老房子上,公公婆婆乐得合不拢嘴,一家人在门前拍了一张幸福的全家福。

今年建军节即将到来,单位做活动,已婚官兵要在镜头前向爱人道一声“辛苦”。给戴来平录像时,战友们围成一圈,特别热闹。老戴抱着儿子和女儿,认真地对着罗雪娟表白。那句“我爱你”说出来,罗雪娟和老戴都流下了眼泪。

夜晚,罗雪娟把老戴的常服熨烫了一遍。老戴说,他要穿着军装,带罗雪娟和孩子们外出,一家人好好游一番拉萨城,多拍几张照片。

此前,老戴从未带罗雪娟和孩子们出去旅游过,但罗雪娟觉得,老戴在哪里,哪里就是最好的风景。

题图制作:孙鑫

爱的温暖

■孔昭凤

岁月有情

1949年11月,在解放柳州的一次战斗中,时任某团一营营长孙辅臣左腿中弹,他接过战士的枪,向敌人扫射,最后晕倒在血泊中……

医疗队火速赶到,将孙辅臣送到了战地医院。正当医生准备搭台为他进行截肢手术时,他醒了过来。

“我是军人,没了腿,以后怎么打敌人?”孙辅臣坚决反对截肢。

无奈之下,医生只好遵照孙辅臣的意愿,先取出子弹,再实施股骨接驳手术。

住院期间,孙辅臣凭借在战场上力克顽敌的坚韧,提前一个月便尝试下床,拄着拐杖行走。他忍着剧痛,一瘸一拐地恢复训练的身影,在战地医院吸引了很多女孩子的目光。其中,就有护士安翠云。

工作之余,安翠云经常用自己的零用钱给孙辅臣买一些水果和花生,或去附近老乡家买老母鸡和田七,给孙辅臣炖汤。安翠云的体贴,在孙辅臣心底泛起了爱的涟漪。可是,看看自己绑着绷带的大腿,他暗暗决定:“努力康复训练,如果能保住左腿,不落下残疾,就向她表白。”

后来,组织派专人护送孙辅臣前往武汉进行进一步治疗。出发前,首长特地给孙辅臣一条军用毛毯盖在孙辅臣的腿上。

躺在担架上的孙辅臣,目光透过送行的战友们,在人群中寻觅安翠云。安翠云双眉紧锁,始终没有勇气上前送别。

“这一别,恐怕再也见不到他了。”安翠云怔怔地望着远方,心里默默地念着。

两个月后,安翠云与孙辅臣在武汉意外相遇了。那时候,安翠云刚调到位于武汉的某部卫生队。相遇之后,孙辅臣心跳加速地敲响了安翠云的宿舍门。当看到安翠云只有被子没有褥子时,孙辅臣立刻返回住的地方,把首长赠予他的俄式军用毛毯抱到她的宿舍。“这里空气潮湿,你一个女同志晚上躺在木板床上,连个垫子都没有,咋行啊?”

安翠云红着脸拒绝:“当年急行军时,我也夜宿丛林,现在能躺在木板床上睡觉,很满足啦。毛毯是首长对您这个英雄的关爱,我不敢用。”

“你暖和了,我这心才暖。”孙辅臣的一番话,如暖流,浩浩荡荡地涌进安翠云的心房。

夜晚,安翠云把毛毯一半铺到床上,另一半包裹自己,再加上军被,整个人暖和起来。从那一刻起,她想用自己的余生守护孙辅臣。无论他健康还是伤残,她再也不想与他分开。

孙辅臣和安翠云相见不到两个月,就接到了去南京某军事院校进修的通知。分别的前一晚,安翠云叠好毛毯送还给孙辅臣。

“您的腿比我更需要,还是还给您吧。”

“我一个男人,怎么忍心自己盖着毛毯,让你挨冷受冻?再说,我到学校后会有新被服发。”孙辅臣坚决拒绝。

“那这毛毯以后是咱俩的共有财产。”安翠云忍住泪水,满腔的情意只能汇成这一句话。

孙辅臣去南京后,安翠云每晚抱着毛毯才能安心入睡。一天夜里,安翠云梦到孙辅臣回来了。次日醒来,孙辅臣真的回来了。

原来,在学校的新生强化集训中,由于孙辅臣的伤口化脓并出现排异反应,他只能退学回武汉继续治疗。不少同学为孙辅臣失去了宝贵的进修机会惋惜,但孙辅臣想得开,因为他终于能和安翠云团聚。

一年后的元旦,孙辅臣和安翠云喜结连理。那天,战友们热闹了很久才散去。

“这是我唯一的嫁妆。”安翠云抚摸着毛毯。

“那也是我能给你的唯一聘礼。”孙辅臣说。

他们把毛毯铺到新婚的床上,并为其取名:爱的温暖。

婚后不久,孙辅臣要前往广东驻守南澳岛。听说,海岛的冬天十分阴冷。临别时,安翠云悄悄把那条俄式毛毯装进孙辅臣的行李。

两年后,安翠云追随孙辅臣的足迹,也来到南澳岛工作。上岛那天,天气格外晴朗。安翠云把毛毯取出来,拿到晒衣场晒晒驱驱风,希望以后常用常新。

此后,安翠云一直跟随孙辅臣上海岛,下边防,进院校……数次搬迁,那条毛毯,她一直当宝贝精心守护着。

晚年的安翠云生了病,出行必须坐轮椅。每次外出时,她拒绝保姆为她盖毛毯,只有孙辅臣把那条俄式军用毛毯折叠成合适大小,盖在她腿上时,她才会一脸灿烂地由老伴儿推出去散步、晒太阳。

离休后的孙辅臣把照顾安翠云的饮食起居当成自己的最高职责。病中的安翠云像一个任性的孩子,只有丈夫喂饭才肯乖乖吃,孙辅臣就一点点地把饭喂给她。安翠云是在睡梦中离开的,她的双手搭着俄式军用毛毯,去得很安详。这条俄式军用毛毯,真是温暖了他们一世的爱恋啊!



家庭秀

穿上绿色小迷彩/我要学爸爸/做个顶天立地的男子汉/你守卫祖国/我保护我们的家

近日,小汤圆和妈妈来到陆军勤务学院训练基地看望爸爸,父子俩久别重逢,脸上写满幸福。
周凯威/文 胡冰/图

家事

